

渡边淳一自选集020

◎ 渡边淳一
正午的原野
◆ 上

 文匯出版社

正午的原野 · 上册

沈 玲 译

Watanabe Junichi

「日」渡边淳一著

 文匯出版社



作者近影

2008. 6. 15

中国文汇出版社

比の刊 貴社より出版の『著信』を出版する
ことと、丸交際して頂くことと、

以、出版の『』を概認し、その多くの中
人の読者の読めることにより、日中両
親善と経緯に後立つことと願うことと、

今後、村居ゆき子貴社を訪問し、同
サイン会や講演会等にも参加できると、思
います。

藤田浩

中国文匯

作者致文汇出版社

文汇出版社:

此次我的著作得由贵社出版，我感到由衷的喜悦。

我期待着，有贵社这样诚信且拥有不俗业绩的出版社，组织翻译和出版，让更多的中国读者进一步接触和了解我的作品，从而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，促进日中友好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。

我憧憬着今后能有机会亲方贵社，并且举行签名会和演讲等，我将感到不胜荣幸

渡边淳一

目录

第一章.....	1
第二章.....	33
第三章.....	71
第四章.....	125
第五章.....	157
第六章.....	189
第七章.....	231
第八章.....	269
第九章.....	303

第十章.....	323
第十一章.....	351
第十二章.....	389
第十三章.....	429
第十四章.....	463
第十五章.....	507

第一章

当辻村多纪走出位于东山若王子^①的家的时候，京都的天空下起了骤雨。

黎明时虽然飘着零星小雨，但到了上午就停歇了，之后，还有些许阳光洒下。这场大雨让多纪备感意外。

多纪还是决定离开了。她来到门口，将皮鞋放进纸袋中，穿上了一双鲨鱼皮花纹的利休木屐。

“下得挺大的呢，打辆车吧。”

从后面传来了保姆安代的声音。多纪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她就已经在这个家工作了，今年刚好六十岁。

“嗯。”

多纪麻利地将装着皮鞋的纸袋塞进了旅行包。

也许是因为下雨而天色昏暗的缘故吧，穿着印花外套的多纪的脸显得有些苍白。

“我走了，家里就拜托你了。”

“我送送您吧。”

“好啊，那这个麻烦帮我拿一下。”

多纪将旅行包递给了安代，自己又拎起了一个装有丧服的日式小箱。

“东京也在下大雨吧。”

推开大门，院子已经被大雨打湿了。刚刚进入十月，细竹还是郁郁葱葱的，木兰的根部却已有了一片落叶。

多纪的眼睛有些青肿，她钻进了安代撑起的黑色雨伞中。

在院子小道的右侧装有一个竹筒敲石^②。往前走穿过一扇格子门^③，是一段用砖石铺过的缓缓的斜坡，两侧有雨水哗哗地向下流着。

“西边好像要亮堂一些。”

① 地名。

② 庭园设施之一。支点架起竹筒，一端下方置石，另一端切口上翘。在切口上滴水，水积多了该端因重量而下垂，水流出，竹筒另一端翘起后因重力又落下去而击石发出响声。

③ 将细的木条或竹片呈格子状纵横交错而制成的门。

若王子位于大文字山^①的山脚，稍稍高出对面的城镇，可以眺望西边连绵的山脉。

厚厚的灰色云层似乎将整个京都都笼罩了起来，只有在右手边的爱宕山那一带才有一些亮色。

“先去趟五条街那边的店里看一下吗？”

“嗯。新干线两点半开，还有点时间。”

多纪迈着碎步，脚尖着地地往坡下走。也有下雨的关系，山麓下的这一片住宅区在午后的时光中格外恬静。

“明天傍晚前回来吧？”

“我想在这之前就可以回来了。”

有三个学生模样的人穿着黄色的雨披从旁边经过，大概是结束了上午的课程，正在往家走。

安代继续说道：“但是这么重大的事情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还特地赶去东京……”

“不。”

多纪摇了摇头。两人走完了坡道，转入通向南禅寺的马路。

雨下个不停，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。刚才还有些亮堂的西边的天空，现在看来也是乌云密布。

两人在一个写着“宇治茶”招牌的茶馆前停了下来等出租车。

以往，从南禅寺方向开过来的空车一辆接着一辆，可在这种天气情况下就没有了。大概在途中就都被别人叫走了吧。

“你不在家的时候，如果有报社的人打电话来该怎么办呢？”安代不安地问道。

“没关系的，说不在家就行了。”

多纪的语气很强硬。安代在伞下点点头。

“可要是您的继母问起为什么没让她去呢？”

“她要这么问那我也没办法，毕竟跟他有血缘关系的只有我。”

① 位于日本京都市东端如意岳的一部分。海拔446米。因每年8月16日在此燃起大字形篝火而闻名。

这时，驶来了一辆空车。

“谢谢。”

多纪从安代手中接过行李，坐进了出租车内。

“请多加小心啊！”安代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
多纪朝着车窗外点了点头，然后对司机说：“请到五条大桥。”

从若王子到五条大桥，不堵车的话花不了十分钟。由多纪担任总经理的辻村扇子店就位于大桥第二个路口往南的地方。

这是一幢两层小楼，入口处有一段小胡同。房子隔了五小间，但进深比较长。

来到店前，多纪下了车，没撑伞就快速地跑了进去。

“您好！”

门口，一个叫中川的年轻人向她问好。他正在往车上装货。

“辛苦了。要送去哪里呀？”

“要将这些扎好的扇子给小池先生送去，然后把一些损坏的带回来。”

“对了，听说小池先生的父亲中风住进了医院。跟大坂说一声，让他买上五六千日元的水果做个果篮，你带上给他们送去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其他职员都挺好的吧？”

“都挺好的。”

“那就拜托你了。”

多纪说完就上了楼。通往二楼的楼梯很狭窄，而且还堆着挂历呀、装扇子的箱子之类的东西，仅容一个人勉强通过。二楼倒数第二间小屋子就是多纪的经理室，还兼做会客室之用。

多纪脱去外套，让女秘书靖子喊来了常务吉冈。

“请问有什么事吗？”

吉冈带着冷淡的表情走了进来。他已经在辻村家工作三十年了，一贯这副样子。

“早上好。”

不管是上午还是下午，多纪刚到公司的时候都会这么打招呼。

“过会儿两点半我要去东京，明天傍晚前回来，公司的事就拜托

你了。”

“还是要去吗？”

吉冈源治是辻村家的老臣，多纪父亲做生意的时候就聘用他了。可以说，他通晓扇子行业的一切事务。现在成立了公司，吉冈则当上了常务，只有多纪还只称呼他吉冈。

“挂历印得怎么样了？”

“一切顺利。您在东京没什么时间啊。”

“明天的葬礼好像是十一点开始，所以下午还有些时间，我可以去趟日本桥那边。”

“这样的话真是太好了。”

“那样品呢？”

“带几本过去吧。”

吉冈下楼去取挂历的样品。

以前扇子店是只做扇子的，最近，利用空档做起了挂历。多纪去日本桥就是为了跟批发商打打招呼，打通销售渠道的。

多纪迅速将摆在桌上的文件扫了一遍。大多数都是要给销售商和工匠们的支付发票或收条。

“可能有点重啊。”

吉冈抱来了十余种挂历样品，多纪并不理会这些，她拿起一张票据递给吉冈看。

“这十万日元是饭田先生借的吗？”

“啊，这是给要打街的饭田先生的预付款。”

“又来借钱了？”

“他说住在山科的弟弟出了车祸。也许是他又去赌博输了钱吧。”

“这事可得多留意。”

“他说挺急用的。”

吉冈一边点点头，一边将挂历塞进多纪的包内。

“挺沉的。”

“没关系。现在几点了？”

“快两点了。”

“哎呀，新干线是两点半的，我得走了，还在下雨吗？”

“是啊，没停。我开车送您吧。”

“中川刚才开出去送扇子了吧。”

“另外一辆空着呢，没开走。”

“那好吧，拜托你了。”

吉冈拎起了多纪的包，叹道：“真是辛苦啊。”

“嗯。”

多纪微笑了一下，往屋外走去。

吉冈开车到达京都车站的时候已经两点二十了，离发车只有十分钟的时间。

“请稍等一下，我停完车就来。”

“不用了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”

多纪拿上旅行包和日式小箱向检票口走去。

与平时相比，今天下午的电车比较空敞。多纪脱下防雨外套，在软席车厢一个靠窗的座位上坐了下来。

大雨还在浇淋着京都的街道，电车在雨中缓缓地出发了。

这样乘坐三个小时，到傍晚就可以到东京了。在这期间，不用考虑公司的事，也不用烦恼家里的事，睡睡觉或看看窗外的景色就行了。可是，在这之后将会非常的辛苦。保姆安代和常务吉冈在多纪临走时也都统一说话口径似的感叹：“真是辛苦啊。”

这是同情还是勉励呢？

安代说继母应该去，但既然父亲已经过世了，由多纪去参加也是没办法的事。对于没怎么出过门的继母来说，行李过于沉重，对方也不一定认同她。

但是，父亲死后还不到两年就又穿起丧服，这是多纪根本没有想到的。

在办父亲葬礼的时候，以为从此以后就跟丧服绝缘了，可这次却不得不为一个没见过面的陌生人再次穿上。

这是为弟弟干的事去做善后处理，多纪提不起一点精神。

守灵的地点是在下北泽^①的莲台寺，对于那一带多纪并不熟悉。听说

① 地名。

从新宿站出来后乘坐小田快线，在第六站下车即可到达，但从东京站过去的话只能打车了。

到达东京的时间是五点半，灵前守夜是从六点半开始，所以能赶上，多纪这样想。可是，一说是辻村隆彦的姐姐，他们会让自己进去吗？主家倒不至于让前来悼唁的人吃闭门羹，但一齐转过头来盯着自己，那是肯定的。

被冰冷的视线死死地盯着，就是修道成佛的人来了，可能也会被吓跑的吧。

如果到了那个地步，该怎么办才好呢？就是默默地低头行礼吗？或是应该说些什么谢罪的话呢？

这种时候，如果父亲还活着的话就好了。可是，在一个人苦苦支撑的家里，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。

总之，现在只能听天由命了。

多纪又看了一眼那烟雨濛濛的原野。

弟弟隆彦，什么时候成了学生运动的策划者了呢？详细的情况，多纪也不太清楚。

才上了两年大学，刚刚开始转入专业课程的学习，隆彦就已经不在家里了。

由于家里只有姐弟二人，出于这份亲情，相差六岁的姐姐和弟弟之间，就是再有隔阂，多纪也想知道一些弟弟的事情。可是，从上大学开始，对于隆彦的生活，多纪突然就一无所知了。

作为京都扇子制造批发商老字号“辻村”家的大少爷，隆彦一直是娇生惯养，但头脑却并不那么笨。

这并不是亲人偏袒的看法，从应届高中直接考入京都大学，足以证明隆彦是相当优秀的。

按照父亲隆平所说，上了经济系。将来继承“辻村”，这也是既定的事实了。

那为什么，又跑去参加学生运动呢？

辻村家的亲戚中，没有人抱有那种过激的思想。可能还是上大学后受了朋友的影响吧？亦或是在高中之前受到压抑的青春冲动，一下子暴发出来了？

上大学后的第二年，隆彦就突然说出“辻村”倒闭了也没什么关系之类令人不安的话，接着开始不断地讲述学生运动的意义。

父亲和多纪都慌了神，隆彦说完便斜楞着眼睛看了他们一眼，毫无顾忌地出了门。到第二年的年底，他索性提出到朋友那去借住，离开了家。

“真是鬼迷心窍了，这个混蛋的傻小子！”

父亲隆平非常不痛快地小声嘟囔着。对于父亲来说，那个儿子是不能责骂的。

父亲隆平数十年来出入祇园^①，光做些不务正业的事情。多纪的母亲活着的时候还有所收敛，但自从母亲武子过世之后，便多数日子都不回来了。

现在一起住在若王子家里的继母森子，便是母亲死后两年，父亲在祇园看上并带回来的女人。

因为比隆平小一轮半，所以虽说是继母，但森子和多纪只差十五岁。也许是因为有了那么年轻的后妻吧，隆平在七年后，便因心绞痛而去世了。

隆平去世的地方，是在花柳街茶馆的二楼。娶了年轻的妻子还不满足，一直穷奢极欲地玩到了最后。

这样的父亲，对于教育隆彦，一点自信都没有。

事到如今，多纪没有想要辩白对弟弟的教育方法，她只是想要弄明白离家出走、做出这样过激行为的弟弟的真实心境。

父亲在外面花天酒地的时候，多纪已经二十多岁了，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理解男女之事，但父亲不在家而只和继母一起生活，实在是乏味无趣、索然寂寞。

森子是一位非常聪明又亲切的继母，没有什么缺点，可还是比不上亲生母亲温柔。多纪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却一直恋着母亲，虽然自己也觉得过于天真了，但这份孤独感无法治愈。

父亲不在的家里，有血缘关系的只有姐姐和弟弟。姐弟之间相差六岁，想法和兴趣都完全不同，但感觉上比一般的姐弟要亲，也许正是因为只

^① 位于日本京都市东山区八坂神社门前。近代演变为妓馆区。亦为代表京都情趣的欢乐街。

剩下姐弟二人的缘故吧。

并不是以恩人自居，但多纪高中毕业没有上大学，而是帮忙料理家事，多半是因为想要抚慰失去母亲的弟弟的孤独感。隆彦应该也知道多纪的这种想法吧。

“姐姐，去上大学吧！”“有了合适的人，就结婚吧！”“没必要呆在这样的家里！”隆彦不止一次地这样说过。

虽然嘴里逞强，但隆彦肯定还是在多纪身上寻找着母亲的影子。

最初，多纪拖到二十八岁还没有结婚，并不单单是出于对隆彦的关心。也是由于她帮忙料理家事的时候，母亲去世了，那段时间，多纪成了家中必不可少的人，再加上本来作为爱好的扇面绘图，不知不觉间成了本职工作。

最开始也是因为吉冈不满意工匠所画的普通的图案，所以他对多纪说“你也画一幅试试吧”，以此为机缘，多纪试着画了一下，却意外地感觉很有意思。

“感觉完全不同，很新鲜啊！”

多纪将自己的构思绘成了一幅投影画，受到了表扬，而且拿到小卖店出售之后，意外地获得了好评。此后多纪便鼓起了干劲，画了下去。

这是一项需要细致和耐心的工作。想到自己画的画能够传到人们手中，勾起各种各样的想法，这给多纪也增添了几分乐趣。多纪刚开始只是想画画，来到公司，和工匠们接触之后，渐渐地也开始涉足扇子的销售，所以在父亲去世后便理所当然地被推举为公司的经理了。

虽然只是一个推脱不掉、形式上的经理，但以多纪的性格，既然当上了，就要好好地干上一番。

想想的话，父亲隆平虽说是经理，但那才真的是名义上的经理。实际上，公司都是靠吉冈他们这些元老级的店员们支撑着。隆平基本都住在花街柳巷里，只是偶尔到公司听听负责人的报告而已。

正因为吉冈是个靠得住的男人，所以想方设法地将公司支撑到了现在。如果他是个有邪念的人的话，老字号“辻村”也许早就垮掉了。

总的来说，扇子业界基本都是召集几个自己家里人，然后勤勤恳恳地做扇子，虽没有太多的利润，但也不会赔什么钱。相对来说，这是一个状况起伏较少的行业。平时的生意，即便是最费心的销售，也不过是交给从